



# 童養媳的情慾孽緣— 剖析《冬嬌姨》的故事背景 及其情慾世界



冬嬌姨  
陳長慶著/大展  
9108/200元  
ISBN 9574681556  
平裝

◎ 文字工作者／白翎

男大當婚、女大當嫁。兒女的成家，常常是為人父母牽腸掛肚、念茲在茲的大事；但是，娶媳婦不比嫁女兒，往往是一項很沉重的負擔：尤其是早年的「三八」聘禮、宴請鄉親的習俗，在收入有限的農村，總還是一筆不小的支出，以童養媳做大郎，也可算是一種預防性的儲蓄，可減輕臨事時的壓力負擔。

再者，做大郎的男女雙方，由於長期相處，既使未必日久生情，至少相互間有較深入的瞭解，在彼此的適應上是先瞭解再結合；婆媳之間，也因有養育之情，更易於融洽。家庭成員間的瞭解、疼惜、愛屋及烏的心情，成了歡樂家庭的鐵三角。

最後以農村的需求而言，人力資源是很重要的。可以多一對腳手，更是屬於長期性的資源，對依賴人力的農家而言，是很穩定、渴望的安排。以上是早年童養媳流行的時空背景，如今卻未必盡然。時潮變化可是半點不由人呀！

## 二、所謂的「白色恐怖統治」

如果把「白色恐怖」定義為「民主和人權是不存在的，人民的尊嚴被踐踏，言論、行動、思想的自由都失去了！」走過這段戒嚴道路的人們，都一定心有戚戚然，但是，大家也都不願意，再回頭去揭歷史的瘡疤！走過軍事統治的人們，從村指導員到副村里長的統治，大家選擇了「記取歷史教訓，忘記心靈仇恨」的療傷止痛，維持軍民共生共存的局面。善良的人們啊！這到底是身為金門人的悲哀！還是身為金門人的無奈！

## ◆ 《冬嬌姨》的故事背景

《冬嬌姨》一如陳長慶的其他作品，描繪的對象仍然是早期的滬島子民。故事的時空，約為五、六十年代，做為童養媳的冬嬌姨，從做大郎、趕下南洋、守活寡、撐門面，是早年滬島屢見不鮮的事例，是當年島上飛沙走石、無以維生，而不得不的選擇；古代文人筆下的商婦怨—商人重利輕別離，望穿秋水等無人；變成了今日陳長慶筆下的新婦怨—為求生計走南洋，新郎一去無蹤影；這是時代的悲劇、島民的無奈！到後來演變成討客兄、跟北貢跑的下場，在當年亦非少見，與其他同歸於盡的案例而言，陳長慶自有異於常人的註腳，雖是見仁見智，毋寧是較人性化的處理方式！

### 一、童養媳的古往今來

童養媳的風潮，在早期的滬島，有其流行的時空背景。不同於名門望族的講究門當戶對、郎才女貌；一般人家，尤其是堪稱清白的農村，在傳統、時俗、適應性及人力資源上，都有現實方面的考慮是童養媳一度盛行的主因。

由於「重男輕女」的傳統觀念，大家都努力生育兒子，以期完成傳宗接代的神聖任務；如果不生個兒子，好像無臉面見列祖列宗，如此努力打拼的結果，女多於男的家庭，自然不在少數，生活養育的沉重負擔，提供了童養媳不疑置乏的「供給」面。



早期的白色恐怖有兩條主軸：「反共有理的無限上綱」和「領袖形象的無限神化」。反共無限上綱的結果：只要扣上「匪諜」或者是「共匪的同路人」的帽子，必然永世不得翻身；等而次之，掛上個「思想有問題」的牌子，不死也脫層皮，禍延子孫更不在話下。

領袖神化的結果：箝制了人們的思想，言論定於一尊，無條件擁護領袖是愛國，異議就是造反。最後的結果，就是產生了一堆將愛國無限上綱的「愚民」。

如是觀，白色恐怖成爲爭權奪利者，用來剷除異己的武器；所以會波及嗷嗷待哺、只求溫飽的善良子民者，便是那群手握雞毛、假傳聖旨的跑腿人。《冬嬌姨》書中，那群以查戶口爲名，行查違禁品之實者；現今社會中，屢見不鮮的未審先判、先抓人再找證據者，不都是同流之輩嗎？他們學會了，把白色恐怖無限上綱；藉此挾怨報仇、掃除不順眼者，也把個人仇怨寄生於白色恐怖中。白色恐怖者，可惡極了！無限上綱者，不可惡嗎？

### 三、「桃色糾紛」與「禁區」

早年國軍初抵涪島，先後經過古寧頭，大二膽等戰役，在退此一步便無死所、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拼戰後，總算是大勢底定，演變成國共對峙的局面。

當時的國軍並未有軍營的設置。所以，鳩佔鵲巢式的強據民房，也就成了必要之惡；屋主被迫到小房間去擠，客廳等較大空間，清除後，變成大通舖，駐上整班整排的軍人；等而次之，連大門板都被拆掉了，成了防禦工事的材料……，如此軍民雜處、利害突衝，不產生糾紛才怪！只是在主事者的高瞻遠見下，接到借條的老百姓，也只有共體時艱、同赴國難了！

《冬嬌姨》書中已是軍營獨立門戶的時期了，但相對於早期的水乳相融，此時期的軍民糾紛，尤其是男女間的桃色糾紛，更有嚴重惡

質化的現象。書中的冬嬌姨土灶爆炸事件，倒成了較輕微的次要案例；更嚴重是，未能如願的癡情漢，用沒有明天的激烈方式，處理他們的不如意：同歸於盡的手榴彈投擲、你死我活的機槍掃射……等血肉橫飛的悲劇，偶有所聞。

爲了預防這類血腥事件的重演，採取了不同的因應措施：用所謂的「禁區」，禁止軍人出入某一些定點，以降低糾紛事件的可能；藉由軍隊的內部情報的反映，壯士斷腕似的隨機性調職，以防止火花的爆發……。以《冬嬌姨》故事情節的發展，這兩種手段雖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，倒也沒有發生預料的不幸，應屬作者人性化的佈局。

此外，軍用罐頭在《冬嬌姨》書中，也多次現身：副官用酸菜罐頭來討好；營長用豬肉罐頭償還修改軍服，不收工錢的人情債；雖然在等級上是有高下之分，但他們的觸犯軍法並無不同。這種在民間有錢買不到的罐頭和乾糧，「在軍中堆滿倉庫，寧願讓它腐蝕、讓它被老鼠啃食，也不能買賣和送人」是有點矯枉過正。如果還被冠上盜買（賣）軍用物質的罪名，移送軍法論罪一身處戰地的老百姓，也同樣享受軍法的待遇，那才是嗷嗷子民的最大悲哀！

後來，軍方採取了，軍用物質剩餘繳庫退錢的方式補救，聽說效果極差；流落在外的軍用物品，總是遠遠超過繳庫量，因爲他們還是害怕，繳庫的後果，是減少配發的數量一用不完，就少配發一點。有時候想一想，人性的弱點，也是蠻有趣的！

### ◆《冬嬌姨》的情慾世界

《冬嬌姨》的重心，應是敘述一段軍民的感情事件。冬嬌姨是作者全力描繪的主角，她的情慾世界，更是重心的重心。作者費心地呈現冬嬌姨的愛恨交織、情慾飢渴，用他的生花妙筆，活生生地刻畫出，一個初嚐男女情事，沉醉在肉慾激情的活寡婦，如何度秒如年地忍



受著肉體情慾的騷念，如何像極想思春偷腥的貓兒，儘管勉強堅忍與壓抑、終如出柙的猛虎，一發而不可收拾。

讓我們看看冬嬌姨和她身邊的幾個男人，如何上演他們的愛恨情慾、創造出和冬嬌姨間的孽與緣：

### 一、「引火者」—淺嚐即失的啓蒙丈夫

王川東是冬嬌姨情慾世界的引火者。

冬嬌姨的情慾世界是由丈夫王川東所開啓的，在給了她甜蜜的感覺，新婚燕爾之際，卻活生生的被棒打成鴛鴦兩離散；這段少女情懷總是春的印象，牽引了冬嬌姨的一生；此後，不管冬嬌姨碰到那一個男人，王川東這個冬嬌姨滿懷情慾的啓蒙者，總是陰魂不散地出現，給冬嬌姨揮之不去的陰影；冬嬌姨的思念之情，轉化為滿懷幽憤：是恩愛是怨恨？是感情是肉慾？是孽債是姻緣？或者是俱備。

### 二、「過客」—徜徉門外的副官

何景明是冬嬌姨情慾世界裡，過門而不入的過客。

這個副官，從修改軍服、包洗衣物、看似無所不談的交心、終至調升他營的副營長而默默地消失了；作者很偏心地限制了他的圈圈，沒有激情、沒有觸電的火花，好像是一段純純的愛，像連手牽手都沒有出現的兒戲；想像中，感情的發展似乎要有所突破，好戲好像要開鑼了！作者就是橫了心腸鐵了鉗，寧願讓冬嬌姨夜裡死抱著棉被、讓情慾的體溫、肉慾的蠕蟲，浸濕了全身的衣服，甚至被褥，還是要冬嬌姨忍受心靈空虛又寂寞的苦痛時光，就是不給副官一次機會，不給讀者一點視覺快感。

或許是作者安排的醞釀期，為冬嬌姨累積更多的潛在能量，才能在關鍵時刻，發出雷霆之擊。所以藉由高個子的排副和麻子文書的口，在他們對冬嬌姨的挑逗之中，暗示出冬嬌姨和副官的親蜜關係。我們也只有在其中，體

會一下作者描情寫心的功夫了！

### 三、「憨佛」—壯志未酬的阿志和村指導員

痞子阿志和村指導員是冬嬌姨情慾世界裡，壯志未酬的憨佛。

有句鄉諺是這樣說的：憨佛想要吃雞卵腓。用這句俗諺來描繪痞子阿志和村指導員，頗具有神來之筆的傳神味道。就在川東雜貨店歷經土灶爆炸的驚魂事件，再被列為軍方禁區，冬嬌姨的生意一落千丈，婆婆虎母快仔撒手西歸，幸得表哥將阿忠過繼給她的慘澹歲月裡；發生了村裡的歹匪阿志，利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，意圖強暴冬嬌姨，她的關鍵一蹬，擊中了阿志的下體，解除了此次危機。

村指導員的事件則發生在憲軍壓境，意圖搜索冬嬌姨家中，尋找營長盜取軍用物質的證據，以為可以抓到大魚，沒想到大費周章、翻箱倒櫃之後，只找到了一罐鰻魚罐頭，失望之餘，只好將冬嬌姨以私藏軍用罐頭的罪名，交由村指導員處置，取得下台階；村指導員在傳冬嬌姨到村公所之時，趁四下無人，大施祿山之爪，被冬嬌姨以潑婦之姿，義正嚴辭地悍拒，嚇得送走瘟神似的放了冬嬌姨。

或許，在痞子阿志和村指導員的想法裡，冬嬌姨的活寡生涯甚是難挨；妄想解人之苦地佔上一番便宜，還自以為功德一件；豈料冬嬌姨不吃這一套，任憑慾火焚身，也是有所抉擇，有所不為。是作者意圖表達，冬嬌姨的「討客兒」是被流言逼上梁山，終成事實的無奈。

### 四、「入幕之賓」—真命天子的營長

營長是冬嬌姨情慾世界裡，夢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卻在燈火闌珊處的眞命天子。

大凡主角現身之前，必先由配角跑場。矮仔士官長就是這個跑龍套者。先由二十出頭的矮仔士官長，和阿忠建立交情，混識攪熟之餘，帶著營長來修改褲子，接著就是：不收工錢、送豬肉罐頭、請吃炒米粉……連串的接



觸，加上矮仔士官長這顆電燈泡的適時減亮、迴避，好戲自然持續上演了。三番兩次地，冬嬌姨的雜貨店成了營長的小廚房；吃喝之餘，加上催情酒的助興，天雷勾動地火、乾柴遇上烈火之際，精采好戲眼看就要上場了；或許是好事多磨，或許是作者要塑造冬嬌姨是流言受害者的形象，硬是要冬嬌姨給煞住了！

急轉直下的劇情是，營長被調到師部坐冷板一當參謀。冬嬌姨歷經臨檢到鰻魚罐頭、村指導員威逼利脅地調戲、舅舅聽信流言坐實她越軌討客兄的質疑、連阿忠都可能被要回去……等連番拆挫，讓她對自己的固守最後一道防線的堅持與代價，產生了莫大的動搖。

其間，營長不時地藕斷絲連地重溫舊夢，討論過流言、舅舅的質疑，作者終於完成了冬嬌姨被動地討客兄的布局。產生的轉折是：營長清洗盜取軍品的冤曲，調任師部直屬營營長；部隊移防後方的時機，讓營長籌謀了「走為上策」的計畫；冬嬌姨也在流言烏雲密布地籠罩下、在營長的承諾交心下、在即將遠走高飛之際：把心防全撤了、孤注一擲地把自己毫無保留地交給了營長。冬嬌姨，終於討客兄了。冬嬌姨，找到了她的第二個春天了！

#### ◆ 情慾飢渴的「冬嬌姨」

《冬嬌姨》的全文中，作者安排了冬嬌姨和營長有三場激情的對手戲：首先是在冬嬌姨的生日之夜，家庭式的餐會中、阿忠飽食先就寢後，在酒精的推波助瀾下，彼此開放了豪情，情不自禁地進了房間；就是被冬嬌姨煞住的那一次。

其次是在營長調任師部參謀後，第一次回到川東雜貨店。在臨午少有人上門、阿忠又回舅舅家的空檔裡，懷著小別再相見的激情，就在店裡貨物架後方的隱密處，兩人如膠似漆、乾柴烈火般地纏綿著，卻被前來買煙的宋班長給撞散了！

大功告成的一次，是冬嬌姨跟人跑了的前夕。那時，舅舅的質疑、阿忠將被帶走的疑慮、遠走高飛的計畫定案之際，營長門了雜貨店的大門，冬嬌姨也如流言般地討客兄了！

情慾飢渴的冬嬌姨，看到副官時，幻化成丈夫的身影；看到營長時，比副官更勝一籌而心兒怦怦跳。

作者用漸層的手法，描繪冬嬌姨對首次見面的男性，隨即產生如此的情慾印象；不正顯示出冬嬌姨，因新婚丈夫的離去，難忘曾有的短暫歡樂，使她罹患嚴重的情慾飢渴症嗎？

此外，作者前後費了不少的筆墨，突顯冬嬌姨對男女間歡愉的懷念：連村人火仔牽母牛來找虎母快仔的牛港交配，都逗得冬嬌姨心神不寧的遐思，大做白日春夢；更遑論面對心有綺念的副官及營長、和在言語挑逗、甚至肌膚之親後，怎不讓冬嬌姨心猿意馬、春心盪漾，更而澈夜難眠？

道德性，一直是陳長慶難以掙脫的束縛。或許，也正是他潛意識裡極欲突破的一道牆。

在《冬嬌姨》裡，他要呈現守活寡的冬嬌姨，討客兄、跟人跑了的往日舊事。這些塵封往事，固然是事實；但道德的陳長慶，仍然是情不甘意不願地讓他筆下的人物，披著道德的外衣，去做違背道德、卻可能是合乎人性化的醜事。所以，他不厭其煩地提醒讀者，是村人們不停地說，流言不停地污衊著，所以冬嬌姨在堅此百忍之餘，只有隨波逐流了；所以冬嬌姨在最後一刻才會誤人歧途！

但是，陳長慶還是要去鋪路，所以他還是必須用許許多多的片段，去揭露冬嬌姨的情慾世界、陳述冬嬌姨難以違抗的宿命、訴說更多的風風雨雨；如果陳長慶認為如此轉變，是他文學生命裡的屈服。我們不禁要說，這是做為一個寫實作家的他，走上真正的寫實之路，掌握了寫實的真諦，為時代的小人物畫像。